沿着运河而高飞远举

——汪曾祺与淮安

马犇

汪曾祺先生有篇小说叫《卖眼镜的宝应人》，他写这个宝应人走了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他所走的是运河沿线的一些地方，南自仪征、仙女庙、邵伯、高邮，他的家乡宝应，淮安，北至清江浦。有时也岔到兴化、泰州、东台。”

其实，汪曾祺也是如此，他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家乡高邮，到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一、高二，后到淮安、盐城等地“借读”。而且他比其笔下的宝应人走得更远，远赴云南昆明读大学、教书，后来又到北京定居，可谓走南闯北。

小说里，他还借这个宝应人，介绍了一些美食，第一个说的就是淮安茶馓，“他（卖眼镜的宝应人）说淮安南阁楼陈聋子的麻油馓子风一吹能飘起来。”写得多生动啊，哪家作坊要是在茶馓盒上打出这句话，多半能大卖。

在汪曾祺的部分散文里，我们能亲切地看到淮安二字，这类作品多与美食有关。说美食之前，我们不得不提他的一篇题为《悔不当初》的散文，文章讲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英文学好”。他提及自己的“借读”时光，“1937年暑假后，江阴失陷，我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辗转‘借读’，简直没有读什么书。淮安中学教英文的姓过，无锡人，他教的英文实在太浅了，还不到初中一年级程度。”

不难看出，汪曾祺在淮安借读的这半年，学业上并没有太多值得其回忆的细节，但是这半年对于这个自小就钟爱美食的人而言，则颇为惬意。也可以说，客居淮安的经历，让他留下不少与味蕾相关的回忆。

在《萝卜》一文中，汪曾祺写道：“我在淮安头一回吃到青萝卜。曾在淮安中学读过一个学期，一到星期日，就买了七八个青萝卜，一堆花生，几个同学，尽情吃一顿。后来我到天津吃过青萝卜，觉得淮安青萝卜比天津的好。大抵一种东西头一回吃，总是最好的。”原来，那个时候，青萝卜在淮安就是一种极为畅销的“水果”。可以想见，汪曾祺那时最盼星期日，估计他们几个同学是凑好钱，到经常光顾的那个地摊买洗净且切好的青萝卜和花生，继而一路走、一路吃、一路谈天。即便在今天，这也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前些年，我也尝过天津的青萝卜，仔细品，味道确实与淮安的不一样，当时就想起汪曾祺《萝卜》中的话。

在《鳜鱼》一文中，汪曾祺写道：“我在淮安曾多次吃过‘干炸鲞花鱼’。二尺多长的活治整鳜鱼入大锅滚油干炸，蘸椒盐，吃了令人咋舌。至今思之，只能如张岱所说：‘酒醉饭饱，惭愧惭愧！’”他对这道菜的印象极深，以至于在另一篇《鳜鱼》中再次述及，“1938年，我在淮安吃过干炸鲞花鱼。活鳜鱼，重三斤，加花刀，在大油锅中炸熟，外皮酥脆，鱼肉白嫩，蘸花椒盐吃，极妙。”我是土生土长的淮安人，至今尚未吃过干炸鲞花鱼，可见他在淮安那半年生活得多么地道。

在《鱼我所欲也》一文的《鳝鱼》篇中，汪曾祺写道：“淮安人能做全鳝席，一桌子菜，全是鳝鱼。除了烤鳝背、炝虎尾等等名堂，主要的做法一是炒，二是烧……制鳝鱼都要下大量姜蒜，上桌后撒胡椒，不厌其多。”汪曾祺会吃也会做，他在北京家中常宴请一些作家朋友，每次都会做上几道特色菜，让宾客流连忘返。汪曾祺对淮安鳝鱼做法的刻画极为传神，尤其是最后一句，“上桌后撒胡椒，不厌其多”，擅长品鉴与烹饪的他一下子就抓住了炒黄鳝的关键或谓精髓。

在《淡淡秋光》一文的首题《秋葵·凤仙花·秋海棠》中，汪曾祺写道：“我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我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我父亲陪母亲乘船到淮安去就医，把我带在身边。船篷里挂了好些船家自腌的大头菜（盐腌的，白色，有点像南浔大头菜，不像云南的‘黑芥’），我一直记着这大头菜的气味……”他三岁时，母亲得了肺病，与家人隔离居住，接触得少，加之去世早，所以没给他留下太多的记忆，彼时船家大头菜的气味反倒一直在他的记忆里停留，人的味觉感知真够神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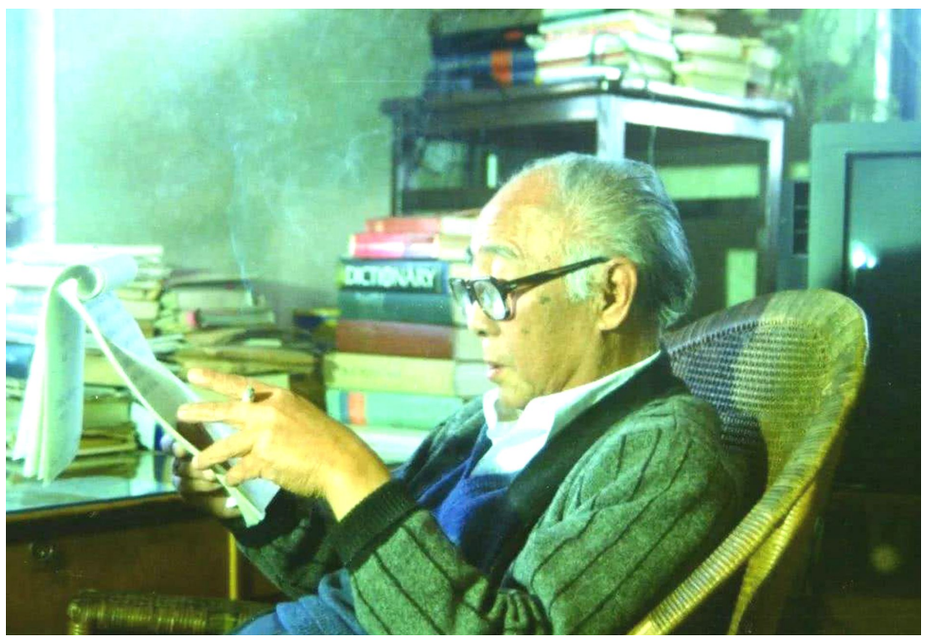
言及干丝，汪曾祺指出“南京、镇江、扬州、高邮、淮安都有干丝。发源地我想是扬州”。论及狮子头，汪曾祺认为“狮子头是淮安菜”，并详述淮中食堂的狮子头，“我在淮安中学读过一个学期，食堂里有一次做狮子头，一大锅油，狮子头像炸麻团似的在油里翻滚，捞出，放在碗里上笼蒸，下衬白菜。一般狮子头多是红烧，食堂所做却是白汤，我觉最能存其本味。”如其所述，相较于红烧，白汤、清蒸等做法更能突显食物的原味，所以淮扬菜，只要食材足够新鲜，便会采用清蒸或白汤的做法。

除了饮食，他写《人间幻境花果山》时也讲到淮安。汪曾祺写道：“写《西游记》的吴承恩是淮安人，淮安没有山。我曾听朱自清先生说过：淮安人到了南阁楼就要修家书的。吴承恩平生未尝远游，没有见过多少名山大川。云台山距淮安近在咫尺，他又有一个朋友是海州人，他到过海州，上过云台山，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他写《西游记》曾经从一座什么山受到过启发，那么便只有云台山较为合适。除此之外，还能更有什么别的山呢？”朱自清说的这句话，汪曾祺多次引用过。

在小说《薛大娘》中，汪曾祺写过淮安的底层。“保全堂的东家有一点很特别，他的店里不用本地人，从上到下：管事（经理）、“同事”（本地把店员叫“同事”）、“刀上”（切药的）乃至挑水做饭的，全都是淮安人。这些淮安人一年有一个月假期，轮流回去，做传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个月吃住都在店里。他们一年要打十一个月的光棍。”用今天的话讲，这些到保全堂做工的淮安人就是在异乡打拼的农民工朋友，这样的细节多半来自汪曾祺的生活经验，或许早年他家附近的作坊，就有不少淮安人。

如果不是翻阅《汪曾祺全集》，我还真不知道汪曾祺曾专为淮安撰写过纪录片解说稿，即1986年的纪录片《话说运河》的第十七集《地灵人杰话淮安》。该纪录片由陈铎、虹云解说。我曾在网上看过这集，当时就觉得解说词有文采、有个性，但完全不知道出自汪曾祺之手。

解说词中，汪曾祺又引用了朱自清的那句话，“过去，朱自清说过一个笑话：淮安人‘到了南阁楼，就要修家书’。南阁楼是才出城门的一座楼，这说明淮安人家乡观念很重。其实，走南闯北的淮安人很多，就是沿着运河而高飞远举的。”



汪曾祺介绍了淮安的历史、名人、古迹、建筑、美食等，带有鲜明的汪氏文风，比如，他如此介绍淮安的美食，“淮安汤包，皮薄馅美。蒸熟以后馅是一包汤。不过这里普通的包子，滋味也不错。”他如此描述河下盐商的宅子，“屋下小瓦，古朴依如当年。那承瓦的椽子不同一般。这种弧形的椽子是所谓‘圆椽子’，不但费工，而且需要上好的木料。”他如此评述淮安人梁红玉，“说起来，梁红玉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己找对象的人，可算是一个很解放的、见识不凡的女性了。”

同是1986年，《新华日报》约汪曾祺为“故乡情”写稿，他写了篇《他乡寄意》，文中，他说高邮“我们那个县从来很难说是人文荟萃之邦。不但和扬州、仪征不能比，比兴化、泰州也不如。”由此可见，汪曾祺为人为文的谨严，他是不愿刻意去夸大一些事物的，哪怕是介绍自己的家乡，也冷静、可观。而他写淮安的那篇解说词堪称解读淮安的经典之作，也足见他对淮安的好感。

汪曾祺去世二十多年了，与其同时代的作家，有不少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汪曾祺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追随，选集、全集都有，很多出版社还推出带有本社风格的版本。2020年是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文学界有很多人撰文纪念他，很多“汪迷”也在用阅读其作品的方式纪念他。

“沿着运河而高飞远举”，汪曾祺如此形容淮安人到外乡发展、腾飞，他本人也是如此，他从高邮沿着运河而高飞远举，进而成为大作家，甚至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于高邮而言，他成了比双黄蛋还有名、与秦少游齐名的宝贝；于苏北而言，他成了整个里下河文学最璀璨的星。

让历史遗珠重放异彩

李正林

翻开淮安的历史，人们会被其5000多年灿烂的青莲岗文化而惊叹，会被这方水土上积淀的文化传奇而赞叹。代代豪杰，为淮安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铺就出厚重的文化底蕴。然而，我们撇开那些在全国享有美誉的文臣廉吏不说，淮安还有许多在中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的能臣武将却被岁月尘封，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他们的精神疏于挖掘，成为历史遗珠。

据记载：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韩信垓下决战，大破楚军，助汉一统天下。在淮安区，与韩信相关的历史遗迹有“汉韩侯祠”“钓鱼台”“漂母祠”等，但都没有真正意义上得到开发与利用。再如：

南北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山阳太守萧憎珍蓄水灌敌，使魏师撤。

后周显德四年（957年）清淮军节度使刘仁赡带病坚守寿州、抵御周师，其子刘崇谏欲降，被令斩首。刘仁赡战至病危，被周兵擒获，数日辞世。

宋建炎四年（1130年）徐州观察使、泗州和涟水军镇抚使兼楚州知州赵立坚守州城，金兵围攻百日不克，赵立战死，参谋官程括代理镇抚使据守，岳飞驰援。

这些名将仅存于史，几乎被历史尘封。

绍兴六年（1136年）韩世忠偕夫人梁红玉镇守楚州，“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前几年，梁红玉祠移到河下古镇北入口，又单独建起水上梁红玉击鼓塑像，但其祠内史料陈列不多，还没有与吴承恩故居、沈坤状元府等同台向游客展示，其历史文化价值没能体现。

还有许多很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公众的知晓度很低：

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日本贡使买中国民间男女数人，挟持归国，途经淮安，被淮扬镇守官员发觉，遂将中国男女截留，代付赎金，放还其家。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右都督、副总兵刘宁仿古番列阵，每每取胜。

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胡琏担任广东兵备副使时，曾进剿以佛朗机为首的葡萄牙海盗，缴获火铳，并进行仿造。皇帝赠其为太常少卿。

明万历十年（1582年）淮安府推官曹于汴建立淮安卫和大河卫两武学，罗致武林健儿学习兵书，练习射击，乡里尚武风气大盛，“武科不乏隽矣”。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血战虎门壮烈牺牲，道光皇帝授予他骑都尉世职，赐祭葬谥忠节，并亲制祭文和碑文（载于《续纂山阳县志》）。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广西按察吏秦焕协助冯子材大败法国侵略者，取得镇南关大捷，同治皇帝诏加三品顶戴。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十五日，奉军提督总兵左宝贵在平壤战役中，面对友军溃逃、日军压境的境况，毅然殊死抵抗，直至殉国。光绪皇帝诏谕忧恤，入杞昭忠祠，并赐祭葬，赠太子太保，隘忠壮；淮郡建墓立碑修祠纪念。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淮安府奉旨于淮城东郊观音寺设招兵局，实行征兵制。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江北提督刘永庆在淮安城建立江北陆军学堂。

清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杨士骧，1900年随李鸿章进京与入侵中国八国联军议和。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捷报传来，周实自南京返淮，与阮式共商光复大计。九月二十四日，淮安民众5000多人举行光复大会，革命党人周实、阮式在大会上发表讲演。3日后，惨遭杀害，为辛亥革命时期第一起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

鉴古而知今。辑录上述史料，说明在淮安这片光荣的土地上，世世代代淮安人崇德尚武，多少英豪用鲜血书写了壮丽的史诗，绝非偶然。他们不屈不饶，前赴后继；他们保家戍土，血战沙场。他们的爱国情怀应该被颂扬，他们的家国担当故事应该被传唱。

在淮安这块红色土地上，英雄的精神一直在延续。作为革命老区，淮安的红色文化资源丰厚，淮安人骨子里浸润着红色的血脉和浓浓的英雄情结。

1927年淮安横沟寺成立了中共淮安特别支部，成为当时淮阴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1928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北地区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在横沟寺发生。

1935年抗战时期成立的新安旅行团，在全国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足迹遍及18个省份，行程45000多里，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

1941年4月26日，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24团第1营第2连83名指战员与日伪血战淮安茭陵大胡庄，除1人幸存，其他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大胡庄战斗惨烈至极，英烈雄风天地惊殊。“大胡庄连”的壮举，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暴，敢于同一切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和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1943年，新四军淮宝支队进驻绿草荡边的王家墩，粉碎了日伪军对王家墩的扫荡，建立了规模较大的淮宝抗日根据地。淮宝支队在抗击日伪、地方反动武装的历次战斗中，全体将士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前仆后继，有58名指战员为民族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4年春在淮安打响的车桥战役，经一天两夜的战斗，共歼日军大佐以下465人（生俘24人）、伪军483人（生俘168人），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成为苏中敌后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标 志。

以史为鉴，红色记忆，既是英勇精神的传承，也是淮安发展的潜在动力。当前，淮安正积极谋划“ 十四五”发展新路径，聚焦“工业强区、文旅兴区、产业旺区”发展导向，把英雄之城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全面发展的内生资源、文旅资源、动力之源，无疑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有效途径。

历史上第二个被封淮阴侯的人

郭玉琴

唐末的吴越王钱镠作为一代君王，他不仅政绩卓著，治理浙江一方有方，造福百姓，还是一个多情之人。广为后人传颂的，就是他写给自己的结发之妻戴氏王妃的那一封信：陌上花开宜缓缓归。其实他做了吴越王之后，除了戴氏王妃外，还有其他很多小妾，一共为他生下38个儿子，历史上有记载姓名的就有35位，而其中的第十二子钱元珦就住在我们淮安，封号为淮阴侯。他是历史上第二个被封为淮阴侯的人，继韩信被封淮阴侯之后的仅有一位。

钱镠虽然不算正统皇帝，但作为一代君王，在历史上也是权倾一方的国王了。他活到80多岁，临终之时将王位传给第七子钱元瓘。话说十二弟钱元珦作为和哥哥钱元瓘是同父异母的手足，开始初登王位的时候，钱元瓘待他并不薄，封他为淮阴侯，官至顺化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可是这顺化军在今天的人很少有人了解，它并不是什么军队的意思，而是一个地名，就是今天的淮安区。五代后唐长兴二年，即公元931年，南唐皇帝杨溥将楚州改名为顺化军。也就是说，钱元珦担任过淮安的军政总负责人。

史料记载，钱元珦非常刁横，每当有求于国王钱元瓘，却得不到满足时，就上书发泄不满，态度傲慢，言语无礼。有一个下属恼怒了他，便把下属放在铁床上烤炙，那焦臭的味道弥漫全城，这简直赶得上殷纣王的炮烙之刑。正是由于对上无礼，对下残暴，公元933年，钱元珦被国王钱元瓘废黜为庶人，幽禁起来。可是被幽禁的钱元珦不服气，看着好好的荣华富贵转眼就没了，于是又恶向胆边生，和另外一个兄弟阴谋造反，结果事败之后，在公元937年3月被处死了。

虽然历史上钱元珦和韩信的封号都是淮阴侯，但是钱元珦的心术不正、残暴骄横，让人一点也不同情他。为此，人们更愿意记住的，是韩信这个淮阴侯在历史上表现出的用兵如神和对漂母一饭赠千金的知恩图报品质。可惜了一代明君钱镠吴越王，爱民如子，宽仁待人，政绩清明，临终之时留下家训数条，还是没能对钱元珦这个不肖子孙起到警示作用。

河下干鱼巷名称的由来

高建平

两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淮安区夯轮寺巷路西边的古井处，遇见老木匠朱二爹爹（今年85岁，他家是淮安祖传木匠，精于雕刻，祖父是淮安木工行会会长）。他指着路西第一口古井说，这就是夯轮寺的古井，古井西边原来有个大影壁子，大影壁子上有六个苍劲隶字：淮安夯轮禅寺。在夯轮寺大影壁子北边有个东西巷子，巷子南边是夯轮寺旧址；巷子西边是淮安府城隍庙（道教宫观）；巷子北边原来是康熙朝吏部尚书陈廷敬（康熙朝的陈阁老）的故居。

朱二爹爹说，这个夯轮禅寺，与河下一个打渔的有关系呢！

很早以前，这个在河下打渔的人，打了鱼就在现在的河下镇干鱼巷里卖。生意也不怎么样，但是他心地善良，肯帮助别人，从无怨言，河下街坊都喜欢他。

有一天下傍晚，河下庙里一个小和尚手里拎着一个小水桶，水桶里边还有一封书信。小和尚走到打渔的跟前，问他能否把小水桶和书信送到淮安青龙桥夯轮禅寺给当家老和尚。这位打渔的见这小和尚慈眉善目，立即就应允下来了。只见小水桶上用红字工整写着：淮安青龙桥夯轮禅寺。

那个打渔的赶快收拾收拾，撑着一艘小船，经河下城河、旧城北水关，经一路打听，将小船划到旧城青龙桥上岸。上了岸，手上拿着一个香油灯，在青龙桥市口来回转，摸不着夯轮寺。到夜里了，街上已经没人了，打渔的心里很是着急。这时候，夯轮寺的当家老和尚在方丈室盘膝打坐呢，就跟身边小沙弥说：寺外青龙桥市口有位打渔来寺里送信，你把他迎接到寺里来。小沙弥恭敬地回答方丈师傅就外去迎接他。小沙弥快速出寺院门，到寺西南方向青龙桥市口，一眼就望见那位打渔的手里拎着小水桶在那里来回转呢。

随后，这位打渔的就随小沙弥来到青龙桥东北的夯轮寺山门前。门大着呢！红漆大门，上有兽环。小沙弥请打渔人在门口等一下，他到寺里向当家方丈请示一下，信和小水桶交给当家方丈。打渔的临走时，当家方丈告诉他，以后再打渔，吃些辛苦到东海海肚龙王闸里面去打渔，那里鱼多呢！

打渔人记住当家方丈的话，就试着撑船从城里青龙桥出发，到东海海肚内的龙王闸去拿鱼，把大网放在闸门跟前，第二天，网里果然就装满了大鱼。寒冬腊月都有鲜鱼拿……

当他回到淮安河下，都变样了。年代久了，一眼看见那些干鱼都在那里呢！都是他当年卖的鲜鱼，年代久了，都成鱼干子了。

后来，河下人为了纪念他在这里卖鱼，就将他卖鱼的巷子改叫成“干鱼巷”了。